

◇闲话文人 董改正

陈寅恪与陈垣

1953年，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，上古所、中古所和近代所，拟定负责人分别是郭沫若、陈寅恪、范文澜。当时陈寅恪在岭南，但无意北上，友朋纷纷来劝，可陈寅恪“谢不就，荐陈垣代己。”

这是陈寅恪第二次推举陈垣。第一次是在1929年，当时的清华大学四大导师四去其二，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了陈垣，建议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，陈垣以“不足继梁（梁启超）、王（王国维）二先生之后”为词辞辟。但这一次，陈垣没有异议。

日据北京时代，大学纷纷南迁，独陈垣的辅仁大学在洪流中屹立。蒋介石多次派飞机来接，陈垣或拒绝或躲避。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和平解放，古稀之年的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，欣喜学术和人生重获新生。5月11日，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致胡适公开信，信中称：“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，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，他们在等待着光明。”1951年11月，毛泽东向别人介绍陈垣说：“这是陈垣，读书很多，是我们国家的国宝。”1952年，陈垣在《大公报》刊出名曰《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》的自我检讨文章，令学人尤其是陈寅恪震惊。


其实陈寅恪没有走。他拒绝了蒋介石派来的专机，却在北京解放时离开，辗转南下，执教于岭南大学。吴宓日记透露：“党国初不知有寅恪，且疑其已居香港。”那时候信息传达或有不便，但陈寅恪是个巨大的存在，北京的郭沫若和陈垣岂会不知？解放后5年了，郭沫若才奉命给陈寅恪写信，邀其北上。陈寅恪拒绝了。

史学界并称陈寅恪和陈垣为“双陈”，可见二人造诣之高。狂人傅斯年说：“陈先生的学问，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！”1937年胡适称：“寅恪治史学，当然是今日最渊博、最有识见、最能用材料的人。”1938年，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，陈寅恪缓缓道来自己的上课原则：“前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近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外国人讲过的，我不讲；我自己讲过的，也不讲。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。”

1922年胡适说：“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，首推王国维与陈垣。”1933年汉学家伯希和说：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，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。”陈寅恪多次为陈垣著作作序，其中有云：“近二十年来，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，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，其论史之作，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，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，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。”陈援庵即陈垣。

终其一生，陈寅恪再无北上。陶铸对陈寅恪关怀甚多，但未能逃过文革，目盲腿痹的一代大儒，忧愤而去。陈垣学术成果多在新中国成立前完成，此后忙于教学，并积极参政议政，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。文革后，陈垣也未能幸免地遭到冲击，饮恨而去。

很多年后，清羹淡泊的陈寅恪留给世界的是一个清冷的背影，他以一人之生命诠释着“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精神”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要性，以漂泊贫困的际遇践行着自己的独立人格，成为一个精神高度和标杆。他的弟子忆起老师，多凛凛风骨，少俗世细节，他的弟子有季羡林、蒋天枢等，对他执弟子礼的有大家冯友兰等；陈垣留给世人的背影是温暖的，在他从教的近50年的生涯中，对学生一片丹诚，细致周到。他以实干以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，诠释着师者和学者的坚忍。弟子启功忆及恩师，说此“恩”乃是再造之恩。在陈垣去世时，启功著挽联云：“依函丈卅九年，信有师生同父子；刊习作二三册，痛余文字誉陶甄。”

陈寅恪无博士学位，陈垣无师承。陈垣长陈寅恪整十岁，广东新会人；陈寅恪1890年生，江西修水人。两个大师，两种背影，都让人感佩感慨，却欲辨已忘言。

◇心窗小语 冯华

治愈系“饥饿游戏”

读这本书，最好选择在书店，靠窗的位子，那时你刚好无所事事，通体安泰，心情平静，而且，你喜欢文字游戏。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，从这两个看似荒诞的故事里，你会看到自己，想起很多故事，而且变成了自己曾经向往的样子：不急不躁，随时随地化险为夷，NEVER失去。也就是说，无论你的胃，还是你的心，都不会再饥饿了。

日常生活中，常常在和人交流时遇到这种困惑：对方似乎无法对自己的描述感同身受，这种无奈感让我觉得很多交谈就像鸡肋般无味。表达的欲望会像蓄势待放的花苞突然遭遇冰雹、瞬间枯萎一样，躲进嘴角勉强上翘的礼节性微笑里。

看到《袭击面包店》两个故事中，村上春树对“饿”的描述时，我却不止一次恨不得立即买个巨无霸送到他面前——

“饿急了是这样的，身体空而且薄，轻而且亮，觉得自己剩了一个纸片躯壳，站在灯前都能透光。乍看食物会有点恶心，但吃下两口，好像钥匙开了锁，咔嚓一声，什么都好吃起来了。”

“饥饿之横无际涯犹如空中所见的西奈半岛，又像掉进鲸鱼肚子里的秤砣，其实都是空旷无边的感觉。”

我想起了自己饿得“心慌慌、冒虚汗”的经历，那滋味实在难受，是的，这些语言，它们引起了我的共鸣。

这实在是高超的表达技艺。文中，还有更多对各种场景的描写，让我哑然失笑，陷入一个人和一本书的“文字游戏”中乐之不疲。比如，面包店，大妈托盘里羊角包和油炸包之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思想；饥饿与恐高竟然有相通之处；深夜的麦当劳店里，一对伏案酣睡的大学生情侣，他们的两颗脑袋和两杯草莓奶昔，像先锋派艺术品一样排列在桌上……哈哈。真想叫声好！再拍案而起。可我身处安静的书店。但正是被暂时压制的狂喜，反而增加了这种文字游戏的乐趣。

那些时刻，真心觉得，书店里只有我，是村上春树的知己。

我读的是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12月出的版本，包含《袭击面包店》和《再袭面包店》两则故事和村上春树写的《后记》。

今年的某天，开始写个人传记，然后发现：年少时的我，无知无畏，试图冲破一切枷锁：家庭、家乡、旧识，只想奔向更新的、更未知的世界，于是疲于考试、升学、为了——出走、探索；进入中年，却发现最需要冲破的，其实是自己：习惯用逃避面对恐惧，易被他人左右情绪，把制造快乐的机会交给电视综艺……于是，关注身边的草木、人物，静下来读喜欢的书，向往——回归、创造。


《袭击面包店》发生在主人公年少时，作者村上春树在1980年代写就，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。《再袭面包店》发生在主人公中年后，新婚燕尔时，与年少时相隔十年；作者村上春树在30年后续写，心境想必已与当初大不相同。

读这两则故事时，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孪生兄弟：被胃的饥饿绑架的少年成长到被心的饥饿困住的中年。中年最

后主人公在妻子的帮助，或者说是怂恿下冲破心理魔咒，重获平静，他躺在象征特殊饥饿的“船底，闭上眼睛，等待涨潮的海水将我运向应去的岸边。”

我还看到了身边的许多人：突然怀疑爱情、向往自由的丈夫，走出梦幻、开始寻找自我的妻子，因利生芥蒂、失去信任的朋友，放弃索取、自力更生的子女，儿女成才后、为自己寻找黄昏幸福的离异父母，走出“舒适圈”、寻找新伙伴的宅男宅女……

他们都在饥饿感中挣扎，也许就是需要某个“抢劫面包店”的契机。而我，当然不会真的去抢劫面包店，因为我已经找到治愈我饥饿的良方，就是用自己的规则玩我的“饥饿游戏”。

小说中人物都有个共同特点：总是有那么点离经叛道，但不招人烦，因为他们总能旁若无人地，对面临的任何处境应对得游刃有余。看完小说，我想起了几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电影，他们和这书一样，有烧脑却不令人烦恼的奇葩剧情：《预见未来》、《源代码》、《盗梦空间》。

◇市井烟火 朱卫东

父女练摊记

一放暑假，上初中的女儿就对我说，这个暑假有一项特殊的作业，要求学生参加勤工俭学活动，让我帮着出个主意。我原本打算让女儿到超市打工，一打听，每家都不招收初中生的。妻子建议女儿在夜市上摆个小小地摊，卖些小玩具小文具之类的，投资少，也比较自由。女儿一个人不愿意干，正好我也放暑假，闲着没事，就决定和女儿一起去练摊，也不图赚钱，全当给女儿增加点阅历，妻子因工作繁忙无法直接参与摊点经营，就担任了“后勤部长”工作。

说干就干，我和女儿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前期准备工作。我负责到工商部门做好登记，女儿上网查询适合暑期销售的小商品，接着一家三口满市场转悠，考察适合摆摊的地域，最后选定在公园门口，这里夜晚灯火通明，客流不断，正是摆摊的好场所。选好地址后，我又驾车穿越大半个城区，在全市最大的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购买了一大批物美价廉的小文具、小玩具，如弹力球、荧光棒之类的。当天晚上，父女小摊位正式开张了。


万事开头难，父女练摊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难题。女儿害羞，怕遇上同学和老师，我也不想碰见同事和朋友。远远看见有认识的人过来，父女俩都赶紧低下头，连和顾客谈价钱也压低嗓音，生怕被熟人看见。偏偏就有朋友上门，和我开起玩笑，说我颇有老板范的，我忙给人解释这是女儿的暑期勤工俭学作业，非常难为情。这样的销售效果可想而知，练摊第一夜，父女大败而归，将近三个小时，仅仅成交十一笔，利润不到二十元。

回去以后，妻子帮我和女儿认真分析了练摊失败的原因，建议我们要么放弃不干，要么真正进入练摊者的角色。放弃练摊，我和女儿心有不甘，我们决心重新开始。第二夜，我和女儿相互鼓励，学着周围练摊者的样子，大声吆喝招揽顾客，有熟人过来，热情主动地打招呼，特别是女儿，居然销售给了同学好几件小玩具。练摊第二夜共成交三十多笔生意，刨去成本，净利润近50元，我和女儿高兴地击掌相庆。

为了让小摊点的生意更加红火，我和女儿想了很多办法。客流稀少时，我和女儿就一人守摊，另一人到周边摊点进行“考察”，学习招揽顾客的方法，了解畅销的商品类型，回来后如法炮制。每天晚上收摊回家后，我和女儿一起盘点销售情况，根据

市场需求及时调整文具玩具类型。女儿发现一家摊点的叫卖声非常有吸引力，建议我们效仿，一家三口就合作创作了一首顺口溜，把我们家的商品都编了进去，配上乐曲，录制成音频材料，用手机在摊点循环播放，“走一走，看一看，这家的商品货最全。弹力球，弹又弹，荧光棒，闪又闪……”，歌词朗朗上口，旋律轻快优美，吸引了一大群的顾客。收入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最多的一夜，高达80多元。

转眼，暑假过了一大半，父女摊点也收入了一千余元。我和妻子商议把暑假练摊的全部收入都归女儿支配。出乎意料的是女儿用这笔收入我们每人买了一件礼物，给妻子的是一盒防晒霜，我的是一本书籍。剩余的钱女儿存了起来，她有个设想，明年暑假还要继续练摊，并扩大经营。

一个月的暑假练摊，让我和女儿都有了很大的收获。共同经历了失败的苦涩和成功的喜悦，父女的感情进一步加深。原本娇弱的女儿变得成熟和大方起来，女儿学会了提前计划和安排时间，学会了和陌生人打交道，学会了合理理财，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经验，将对未来大有裨益。

◇世说新语 王亿

一元钱的尊重



周日去体育商场，儿子看好了一款滑板，价钱不贵，才199元，便买了下来。付款时，找回的一元钱儿子要了去，我以为他是想买雪糕吃，不料儿子出了商场，径直跑到旁边一个正在吹着唢呐乞讨的老人。

来之前我已经看见了，广场的角落里坐着一位六十多岁，腿部有残疾、衣服脏乱的老人在卖艺乞讨。儿子过去将一元钱投进老人面前的塑料桶里，我很欣慰儿子的爱心表现，便叫着他的名字，喊他离开。谁知儿子却蹲了下来，就在那乞丐的面前，仰着小脑袋，津津有味地听着乞丐吹曲子。我早听出来，老人吹的是一支流行于二十多年前的《血染的风采》。我挺纳闷，没有一点音乐细胞的儿子怎么会喜欢听呢，或许是他从未见过唢呐，看着新鲜吧。

一曲完毕，儿子这才站了起来往回走。路上我问儿子：“你爱听他吹的曲子？”儿子回答：“不喜欢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”我笑咪咪地说：“那我猜，你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一元钱花得有价值、有回报？”儿子慢吞吞地说：“也不是了，我就是想让那个爷爷看到有人爱听，认为我给他的一元钱是他吹喇叭挣来的。”

儿子的话让我震惊和惭愧，相比于我，也遇见过类似的乞讨者，也奉献过爱心，但往往都是一种投币便走人，何尝有过停下脚步、静静地看过、听过他们表演的时候？何尝觉得自己一扔即走不是高人一等、蔑视他人的自尊作祟，对某些卖艺乞讨者可能是种伤害？在儿子根本不在意乞讨者身份和意图的自然、简单行为面前，则照出了我内心的复杂和坚硬。

其实，人与人之间本该是平等的，面对乞丐，最好的帮助不一定是给多少钱，而是在奉献爱心同时，是否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尊重，让其对别人、对这个社会多一些美好。心存善念，更要心存平等，生活中能放下自我，给他人一些尊重和安慰，其实也是在柔软我们的心灵。